

◆岁月回眸

想起香椿树

栗碧婷

故乡的老屋旁、田边曾经到处都是香椿树,在我的心里,故乡是被香椿树包围的。想想,我的童年、少年,我的好多个白天和黑夜也都是被香椿树包围的。香椿树,见证了村庄的明亮、喜悦、清寂与温暖。

在我童年的旷野,长着许许多多的香椿树。其中的许多,是我父亲种下的。他爱树,爱种树,尤其是香椿树。至今我还是不明白,他为什么独爱香椿树。过了几个春天,椿树在父亲的照看下,一棵长大了,又一棵也跟着长大。院落的四周,一抬头,就可以瞅见密匝匝的翠绿的椿树叶子,小鸟在里面谈情说爱,风声此起彼伏,白色的云姿态优雅地一朵一朵走过。地面,树影婆娑,鸡鸭嬉闹,狗贴着阴影,闲适自在,空气宁静极了。父亲、大爷和叔叔们靠着椿树圆实粗壮的树干,看着对门挺秀的峰峦、广阔的田畴,以及安详整洁的村庄,目光里有着说不出的静穆、自在、安逸。

此刻,在我的世界里,只生长两种颜色——翠绿,湛蓝,如椿树叶子的翠绿,如天空一样的湛蓝。香椿树挺直高大,质地坚实,无结少疤。闲谈之中,只常听父亲说起香椿树的这些好。

在我十岁那年,因贪玩,与院子里的伙伴爬香椿树比赛。登临椿树,聆听风声在枝头摇曳,看老屋瓦缝间的疏疏野草、树下奇形怪状的光

斑,真是其乐无穷。可就在我得意之际,一不留神,急速滑下树来,手上、肚子上、脚上的皮肤多处擦破,鲜血淋淋。树下的伙伴忙叫来了父亲,看着正在淌血的我,父亲的脸色惶遽不安,呼吸急促,记得他原来挖树坑的时候,都没有这么快节奏的呼吸。父亲赶紧蹿上树,迅速摘了一把香椿树的叶子放进嘴里用力地咀嚼起来,然后蹲下来,小心地撩起我的衣服,将嚼碎的香椿树叶子敷在一沟一沟的伤痕里。在父亲的怀里,我如一棵幸福的香椿树,茂盛而肆意地长着,那些伤似乎都被父亲拿走,不然,他的眼里为何徒留悲伤的气息。

在村庄里,一棵树不会拒绝我,我也不会拒绝一棵树。我,或者我们与树一起静静生长,因为我们都是村庄的孩子。自然我也就目睹了香椿树在安然的岁月里抽芽,结籽。香椿树也观望着我如何蹒跚学步、幸福成长,然后是怎样离开香椿树又回到香椿树。这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安排之中,在心灵的默契之间。

村里的老人说,香椿树是很难开花的。小时候的我一直不信,它能结籽,就一定会开花。后来,我问独爱椿树的父亲:香椿树真的能开花吗?父亲无言,只是仰望着高耸挺立的香椿树,蓊郁蓬勃的叶子里,可能就藏着我要的答案。然椿叶沉默,岁月无语,唯有风在我、香椿树,以及父亲之间来回穿梭。可是我更加坚

信了:香椿树一定是开花的,这花开在村庄的上空,开在我的心里。花的香即是岁月的香。

我的祖母最终这样告诉我:因为大家喜欢摘香椿树的嫩芽,而树的花苞就藏在嫩芽里,所以就很难看见香椿树的花了。不过她曾经看见过,若谷粒一样白色的花。那一刻,幼年的我终于释怀了,如打了胜仗一样昂首阔步走在香椿树底下。

确实,后来我也见到了香椿树的花。纤细的白,嫩嫩地缀在枝条顶端的新叶里,清芬流溢。明亮的阳光中,如一颗颗细碎的玉石,发出璀璨的光芒。只是当我亲眼看见香椿树的花时,我的个子已如母亲了,我的父亲也已经不再年轻。可能关乎美的发现,是分很多种的。有的一开始就能看到,有的要架了梯子才能发现,还有的硬是要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洗礼,经过反复的等待与审视才能发觉。张枣的诗《镜中》有句: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,梅花便落了下来。”幸好,在我的镜子里,香椿树的花,永远都是素雅且含蓄地开着,从不曾凋谢。

三十多年了,香椿树早已经被砍伐,我的父亲、母亲也已老去,诸多事物早已淡忘,可记忆中的香椿树却始终长得蓬勃葱郁,成为村庄最美的风景。我无时不在向美行礼。

(栗碧婷,邵阳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迎春
杨运焰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南山印象

李又成

在一个天高云淡、大雁南飞的日子,我们慕名前往南山寻幽探秘。

越野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。进入螺旋形的山道后,两旁一边是陡峭的山峰,一边是万丈深渊,偶尔看一眼就让人胆颤心惊。小车慢慢向山上行驶,虽然是气候宜人的晚秋天气,但越接近景区越使人感到阵阵寒意。

经过三小时左右的车程,在山腰上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,我们停车稍事休息。前方不远处,“老山界”三个字赫然入目,旁边岩壁上的一行行小字详细记录了红军千里转战的故事。在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后,从广西资源进入城步,翻越老山界到达南山宿营,后取道长安营入通道转战陕北抗日前线。站在略显斑驳的石壁旁边,我仿佛看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的艰苦岁月。我们在石碑前肃立着,缅怀着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。

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坡,我们终于到达了景区中心。据熟悉南山的朋友介绍,南山牧场有“南方的呼伦贝尔”之称。与北方草原不同的是,这里是海拔1800米的高山草原。只见一个个馒头似的大小小的山包绿草茵茵,羊群在山坡上奔跑,懒懒的花奶牛不时地摇着尾巴

在悠然自得地吃草,有的则蜷曲着腿趴在草地上晒太阳。满山到处都是野花和莓果,随手摘颗莓果放进嘴里,酸甜蜜甜的,格外新鲜。

我的朋友曾在南山牧场留宿过,看过南山日出。他告诉我,如果去“高山红哨”上看日出,胜过南岳衡山。清晨,太阳升起的时候,天边一片云涛雾海,宛如仙境。在霞光万道中,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环像无数金箭向你袭来,令人眼花缭乱。

不远的山腰上矗立着一排排乳白色的风车,它们在日夜不停缓缓地转动。洁白的“蒙古包”点缀着广阔的草原。不过,这里的蒙古包与北方草原的有所不同,它是用水泥和砖块砌筑的,外观和北方的没什么区别。

碧波荡漾的南山湖幽碧安详,静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之中。她像一面明净的镜子嵌在深山密林里,日夜辉映着南山秀美的面庞。在湖边洗一把脸,令人心旷神怡,疲惫顿消。掬一捧湖水送进嘴里,又凉又甜,沁人心脾。

头上有蓝天白云,脚下有青草繁花;近处有牛羊满山,远方有苍松翠柏……我忽然想起了少年时读过的《敕勒歌》。

这里的民居大多是木结构的二层小楼,板壁和门窗都用桐油漆过。房檐下挂着红灯笼,屋后倚靠着青山。大门两边贴着喜庆的对联,庭前堂外鸡鸣狗吠。小山村充满了生气。这里的苗民淳朴朴实,热情好客。我们随意走进一户人家,主人马上过来招呼。落座之后,主妇便端上早已煮好的热气腾腾的油茶。油茶用当年的新茶熬制,配有花生米、米花、黄豆等多种食材。老板娘说,经常食用油茶可以提神开胃并且助消化。按照当地的风俗,进屋的客人必须连喝三碗,否则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。我们也只好客随主便,大家皆大欢喜。

在南山牧场的农家乐,我们又品尝了当地的腊肉和山民自酿的米酒。美味的菜肴、醇香的酒水、苗族的服饰、微笑的阿姐……太多太多的人和物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(李又成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◆六岭杂谈

韭莲花

黄剑萍

顶楼的露台上养了好多姿态各异的花:兰花叶似利剑,青翠欲滴;百合含苞待放,傲立空中;发财树枝繁叶茂,郁郁青青;秋海棠的花朵缀满枝头,开了一拨又一拨……这些花草,有些娇艳,有些名贵,我和家人特别的喜爱,不时驻足欣赏,留连忘返。空闲时,大家就给花草松土、施肥、浇水。随着夏天的到来,天气炎热,大家对这些花草草侍弄得更勤快了,唯恐太阳灼伤了它们。花草也似乎看懂了主人对它们的珍爱,越发美丽诱人。

暑假要带着孩子们到乡下住一段时间,离家时很为露台上的花草儿担忧。尽管担心,也没别的法子,只能看它们自己的造化了。在外的日子里,不时惦记着那些花草的命运。等到终于回到家里,刚进家门就立刻奔向露台,眼前出现了不想看到的一幕。青翠的兰花已凋零衰残,只剩下根部还露出点绿色;枝干虬曲的秋海棠只剩下几片黄叶,鸡冠般红艳的小花蕾已不翼而飞;尽情绽放的百合花也不见了踪影,最可怜的是那几棵发财树,只留了几根干枯的枝干光秃秃地立在花盆里,让人一见顿生惆怅。

望着这些枯枝败叶,我一边为不能照顾好花草而自责,一边不免深深地伤感起来:我的花草,你们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?我正在伤怀,忽然一缕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,我禁不住一振,这儿怎么还有花香?我赶忙循香望去,只见墙角一只泡沫箱充当的花盆里赫然立着一丛绿草,草丛中昂然开放着几朵鲜艳的红花!

我惊喜地走近泡沫箱,俯下身子仔细观看起来:刺眼灼热的阳光下,几朵鲜花并肩挺立!花儿呈喇叭状,花瓣均匀地从花萼底部分裂开来,片片花瓣似匕首,顶部尖,底部宽。底部的颜色深红,尖端的颜色淡红,很有层次感。几根粉茸茸的金黄的蕾丝从花蕾深处探出身来,正在

好奇地观望着外面的世界。红色的花瓣和黄色的花蕾互相衬托,更为花朵增添了了几分诱人的风姿。绿色的花茎一尺多长,直直的,细细的,直抵这丛小草的根部。葱绿色的小草很绿,绿得逼人的眼。这绿草正向人们展示着它那旺盛的生命力。它那柔嫩多肉的叶子直惹得人想摘一段下来揉捏。好花还需绿叶衬,有这绿叶,花朵和绿叶相得益彰,美得像一首精巧的诗。我一边欣赏着花草,一边惊诧于自己以前为何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。它们是什么花,又是什么时候长在这露台一角的?

我把花从露台上搬下来,向家人询问,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女儿提醒我到百度上搜搜。经搜索才知道叫韭莲花,又名葱莲、风雨兰、菖蒲莲,别名挺多,属石蒜科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至于这花的来历,老公想了很久,才想起一次到花圃场买花时,老板见他买的多,随手赠送几棵小草。回家时只顾着把那些好看的花草种到样式考究的陶瓷花盆里,把它们搬到显眼的位置。而那几棵蔫蔫的小草,以为活不成的,胡乱地种在了墙角的泡沫箱里,时间久了就把它们给忘了。想不到这不值钱的小草竟能开出这样美丽的花朵!当大家得知露台上的其他花草或枯或黄,而韭莲花却能开出如此鲜艳的花朵时,无不为其与众不同而赞叹,同时都为自己以前对韭莲花的忽视而愧疚。

韭莲花与一般的娇贵花草的不同,在它的自甘寂寞,在于它的自我磨炼与完善。在那无人注意的角落里,韭莲花默默无闻地生长。没人浇水,没人施肥,它把那细小的根须深深扎进土层的深处,吸收着那偶然飘入的难得的一点雨露,一天天丰富自己,一天天壮大自己,终有一天,在人们不经意间开出了这绚丽花朵。

(黄剑萍,任职于武冈市思源学校中学)

今夜有点冷

许秋萍

今夜无风、无雨,也无雪,但却寒气袭人,窗外的一切都被冻得悄无声息。

此时此刻,我在宿舍楼里,烤着火,发着呆,思维几乎处于休眠状态。突然,客厅桌子上的手机响了,谁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呢?我心里琢磨着,十分不情愿地起身去拿手机。离开火炉,手立刻就被冻得刺痛、僵硬,不听使唤了。南方的寒冬离开火炉是不好生存的,尤其是湘西南的大山里。拿到手机后,我赶紧坐回到火炉旁接听电话:“喂?”

“你好,我找秋,是秋吗?”

“是我,你是?”我一下没听出是谁的声音,小心地问道。

“我是阿梅,我们很久没联系了,你还记得我吗?圣彼得堡新年音乐会……”

电话的另一头等待我回话。我的记忆正在努力地搜索着——几年前的莫斯科圣彼得堡新年音乐会,我的女儿和阿梅的女儿都被邀请参加了。相同的经历让我们的友情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,我们客气而又礼貌地交换了联系方式,聊着家常,后来我们还有过多次交流……

“记得,记得,当然记得,怎么可能忘记呢?”我边笑边说,“阿梅,你现在还好吗?你还在莫斯科吗?冬天的莫斯科户外非常寒冷,算得上是真正的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。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,要注意保暖哦……”

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着。

“我不在莫斯科了,已经回国快三个月了,居住在广州。我……我……我现在情况不是太好……”她吞吞吐吐地低声回我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?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。”我关切地问,试着安慰她,

开导她。

……

放下电话,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很同情阿梅,也很可怜她,和她一样,曾经都是陪读妈妈。一个人在国外陪着一个由儿童期慢慢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不知有多难、有多苦,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、文化的差异……无不影响着孩子的方方面面。面对孩子突发的各种状况,有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。陌生的国度、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语言、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面孔、陌生的生活习惯、陌生的法律法规,还有陌生的人情世故…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,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、去调整、去接受、去包容,去承担。尤其是女孩进入青春期后,由原来像小猫喵小狗狗一样,时时刻刻绕在你身边承欢,也许在某一个早晨醒来,她就变得面目全非,稍不留神,就会制造出很多烦心事,让你招架不住,气得你抓狂……

回想起自己陪伴女儿周游世界的经历,听着阿梅今晚的诉说,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,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,回忆着、追忆着、痛苦着、思索着……泪水既安抚了过去,也安慰了此刻的心情。

我拿起手机,立即给阿梅发了一条信息:放过自己吧,不要再沉浸在悲伤里了,明天还得继续。翻页吧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一定会好起来的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遥远吗?

今夜有点冷,我得裹紧衣服,重新调整心情。有阳光和微笑的日子,必有诗和远方。

(许秋萍,澳门人,现支教于新宁)